**雨中的我们和她**

打起一把未落干雨珠的伞，向等待的人们招一招手，迅速融入这个放下行李准备到处逛逛下七道陌的的兴奋圈子。

这是到下七的第一天。

大家叽叽喳喳，聊天的聊天，拍照的拍照，时不时和碰面的熟人热情地打个招呼，压着一条马路散步，所有人的表情都是轻松自如、自由自在的。当我举起手机，打算拍下这愉快的一幕时，一个出现在镜头里的突兀身影却让我皱了皱眉。在深圳黑白的校服和下七蓝白的校服之间，在女孩子飘飘的秀发之间，出现了一个穿着邋遢、发如杂草的孩子，若不是她亲密地挽着一个女生，乍一眼，甚至让人无法确认她的性别。我放下手机，疑惑地与她挽着的女生对视，却感受到了一丝无奈和不安。

“你是住梦她们家的吗？”正打算继续看风景，却被一个沙哑含糊的声音叫住。我侧过头，说话的正是她。我点了点头，她继续跟我说着话。本以为同为客家人的我能听懂她带着方言的普通话，却发现她似乎咬不清每个字。为了礼貌，我只能回以微笑。她似乎很开心，也大大咧咧地露出她参差不齐的牙齿笑着，有些粗陋的样子。在我尴尬地走开之前，她叫住了我的住家伙伴，梦似乎并不想搭理她，随口嗯了几句便撇开她自己往前走了。她似乎并不在意也或许是习惯了，马上挽起了另一个人，操着一口瘪嘴的普通话开心地说着。

“你不愿意理她？”我试探地问梦。梦抿嘴笑了笑，细声说：“她有神经病。”我愣了一下，发现梦脸上并非带着戏谑，反而是认真。“怎么说？”“小的时候，大家一起玩跳绳，她也要一起，被我们拒绝了，她冲进自己家拿出了把刀。”梦看着我的眼睛这样说到。“是天生有点问题的咯？”“嗯。”

我再看向她，她仍是一副极度热情的样子，身上紫色的衬衣和大红色的羽绒背心与她身量相比甚是不合身。大家都在欢笑着，谁也没有给予她太大的关注。

门外又在下着雨，一群百无聊赖的人聚在茶馆里，桌上摊着几副牌，每个人却都在捂着茶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这是在下七的最后一天。

“那个奇怪的女生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人开了这个头。本来在放空的我马上抬起了眼。

“噢她呀，听说她明年要结婚了。”一个人说。

“什么？她才几岁呀。”牌桌上的所有人都顿时来了兴致。

“十七呀，明年就十八啦。”一个下七的女孩看着我们露出了震惊的神情，向我们解释，“她虽然那个样子，但家里很有钱，非常有钱，所以找了个上门女婿，男方家里很穷，为了钱嘛。”话题有些尴尬，短暂的面面相觑后，大家又开了牌局，似乎刚才并没有说过这个人。

只从电视剧或是小说里才能看到的故事就这样像个谈资一样被说了出来。大家的目光里都有同情，却没有人真正会有所感受，并且应当是永远也无法体会。就像在这样的雨天里，我们在玩牌，也许有所担心之后的学习，但她也许在自己的世界里傻笑着，等着做明年的新娘。

或许如果不是这次来到这里，我们会觉得一切的人都在幸福着。这段旅程，没有波折，却总在大家的心里留下了不大不小的波澜。